

汉语熟语学



孙维张著

HANYU  
SHUYUXUE

吉林教育出版社

孙维张 著

HANYU  
SHUYUXUE

吉林教育出版社



汉语熟语学

定价：六元八角

ISBN 7-5383-0724-9/H·15



H136.3  
59X

孙维张 著

❁  
汉语熟语学  
❁



675874



吉林教育出版社

汉语熟语学

孙维张 著

责任编辑：于靖权

封面设计：王劲涛

---

出版：吉林教育出版社 850×1168毫米32开本 12.375印张 5插页 294 000字  
1989年5月第1版 1989年5月第1次印刷  
发行：吉林省新华书店 印数：1—3 000册 定价：6.80元  
印刷：长春新华印刷厂 ISBN 7-5383-0724-9/H·15

---

## 序

语言及其发展和语言研究，它俩虽然不是一回事，可是在由粗到精、由浑沦到分析这一点上，是颇有相似之处的。都是后来加深加密的。

过去，我们虽有汉语熟语研究，而且取得了很多很好的成绩，但是还没有有理论、有规律、切合现代汉语实际的自成体系的“熟语学”——现代汉语熟语科学。

维张同志这部著作，在古今汉语发展和现代汉语研究，特别是在熟语研究逐渐深入的基础上，从大量的语言实例中，透过外部表现形式，揭出熟语及其下属的成语、惯用语、谚语、格言乃至歇后语等的本质及其规律，从而澄清了许多模糊认识，形成了自成一家的现代汉语熟语学的科学体系，是令人钦敬的。

现代汉语形成之前，在周秦汉的书面语言中，“语”和“谚”是比较常见的。这两个词在概念上有上下位之别，“谚”是可以用“语”来说的。如维张同志这部书中所引的假途灭虢故事，在官之奇的谏语上，《左传》写的是“谚所谓‘辅车相依，唇亡齿寒’者，其虞虢之谓也？”而《谷梁传》却写为“语曰：‘唇亡则齿寒，’其斯之谓与？”一个说“谚”，一个说“语”。

《战国策》苏秦为楚合纵说韩王，苏秦说“臣闻鄙语曰：‘宁为鸡口，无为牛后。’”可是《史记·苏秦列传》却写为“臣闻鄙谚曰：‘宁为鸡口，无为牛后。’”一个说“鄙语”，一个说“鄙谚”。

《史记·春申君列传赞》“语曰：‘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同书，《齐悼惠王世家》召平曰：“嗟乎，道家之言，‘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后汉书·杨伦传》“当断不断，《黄石》所戒。”李贤注，“黄石公《三略》曰‘当断不断，反受其乱。’”《韩非子·六反》“故先圣有谚曰：‘不蹶于山，而蹶于垤。’”《淮南子·人间训》“《尧戒》曰：‘战战慄慄，日慎一日。人莫蹶于山，而蹶于垤！’”可见“语”并不就是口语，而“谚”也不都是属于俚鄙的。

从语义内容的性质来说，周秦汉的“语曰”“谚曰”的“语”“谚”多是从生活中总结出的经验、教训，把它提到理性认识上来，而赋予以形象性的言语。这种“大实话”已经具有魏晋以后常见的“格言”性质。

古汉语书面语中的“语”“谚”之类的语言观念是比较浑沦的。

发展到现代汉语，它出于古而不同于古。它以口语为主，而又吸取古汉语书面语言作家作品言语，融而化之，使它们在现代汉语新质要素的制约下，质变为现代汉语的一种成分，从而取得了新的语言生命。周秦汉及其以后的“语”有很多进入并变成现代汉语。而“语”这个词又分化为“熟语”“成语”“习惯语”“谚语”等等新的类属。它们历史复杂、形式错综、性质不同、功用不一，而

表面形式有的往往相近。

为了易于理解，便于掌握，有利于实践，学者对“熟语”“成语”等等做了很多努力，做了一些有益的探索。只是类聚之功，多于理论之作。由于性质不清，标准不明，在一些《成语词典》之类的书上，常常出现应收者未收，不应收者误收的事情。在一些教材中，也往往遇到可此可彼而“叫不准”的地方。疑似、纠葛之处，使学者感到困惑。

如何透过错综复杂的现象，发掘和研究从表面上看起来客观规律，并用这些客观规律和知识来武装从事语文实践工作的人们，这是现代汉语教学、现代汉语研究、汉语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

维张同志这部专著，就言语以研究熟语。在辞语的活力中，从熟语的形式与内容、部分与整体等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依存关系，研究它们的共性与个性，然后从熟语的语义性质和语用功能，把它区分为描绘性的和表述性的两种类型，从而把谚语和格言，同惯用语、歇后语区别开来，把它俩归属于后者。

维张同志指出：“成语等是语言性质的单位，是语言词汇体系中的成分。语义具有普遍性和概括性，语用上只有指称功能和描绘功能。谚语和格言则不同，是一种言语性的单位。谚语和格言，虽然象其它词汇单位一样，在人们进行言语编码时，作为一种基本单位被组织到一定的言语作品中去，成为言语作品结构的一部分，但仍然保留着自身的言语作品的性质。”从而在属类区分上，澄清了好多模

糊认识。

在成语分类上,维张同志从“体”“用”对立统一两个方面,分别做出与之相应的分类:在语义构成方式和特点上,归结出融合性、综合性、组合性几种类型结构。使我们得以针对不同的语义构成类型,对成语采取不同的解释原则和方法,把成语理解得更为准确。在成语的语法性方面,把成语分为体词性的和谓词性的两种。这在指导实践上有重要作用。在“体”“用”相依的原则下,这两种分类,对汉语教学和成语词典编写,将会起一定的作用。

我国历史文化悠久,语言巨匠辈出。口语与书面语言交互影响,汉语熟语异常丰富。对汉语熟语性质的认识、规律的掌握,会有利于对它的理解和运用,而现代汉语熟语研究则更有它现实意义。

维张同志从事汉语熟语研究工作数十年,有较深厚的语言理论基础。从现代汉语实际出发,既历时地穷源而竟委,又共时地触类以旁通。从广博的第一手言语实例中,研究熟语的各种对立统一关系,透过它们的外部表现形式,深入本质,探索出它们的性质、功能和规律,形成一个缜密、完整、切合实际的学科体系,从而澄清了许多问题。在汉语熟语研究中,将是一部有影响的著作。

丁卯新春,维张同志以《汉语熟语学》书稿相示。拜读一过,受到很多启示。一树新花,使人感到无限春意。率然命笔,用志欣慰之情,略记随想,权当新书之序。

孙常叙

1987年春分



# 目 录

一 熟语和熟语学	1
§ 1 熟语	1
§ 2 熟语学	15
二 熟语的特点	22
§ 3 结构的定型性	22
§ 4 语义的融合性	30
§ 5 功能的整体性	38
§ 6 风格色彩的民族性	45
三 熟语的分类	56
§ 7 熟语分类的标准	56
§ 8 汉语熟语的分类	66
四 成语	75
§ 9 成语的性质和特点	75
§ 10 成语的来源	86
§ 11 成语的语音结构	104
§ 12 成语的语义结构	116
§ 13 成语的语法结构	140
§ 14 成语的分类	161
§ 15 成语的掌握和使用	174
五 惯用语	197
§ 16 惯用语的性质和特点	197

§ 17	惯用语的结构·····	213
§ 18	惯用语的分类·····	227
六	歇后语·····	244
§ 19	两类不同的歇后语·····	244
§ 20	歇后语的性质和特点·····	255
§ 21	歇后语的结构和分类·····	272
七	谚语和格言·····	292
§ 22	谚语和格言的性质和特点·····	292
§ 23	谚语、格言的语音结构·····	309
§ 24	谚语、格言的语法结构·····	325
§ 25	谚语、格言的语义结构·····	344
	(附: 谚语格言的分类)	
八	熟语的形成和发展·····	360
§ 26	熟语的形成·····	360
§ 27	熟语的发展变化·····	375
后	记·····	388

# 一 熟语和熟语学

## §1 熟 语

1.0 “熟语”不是中国传统语言学中的术语，是从俄语的 фразеология 或英语的 phraseology 译借过来的。俄语的 фразеология 有三个含义：1) 语言学的一个部门，研究语言的熟语成分（熟语单位 фразеологизм）、它的现状和历史的发展状况；2) 一个语言的熟语单位的总和；3) 一定社会集团、作家个人、文学政论流派所固有的特殊表达方式的总和。（参见《русский язык》第383页 АН СССР, Москва, 1979）汉语在译借这一术语时，只用了第一和第二含义，没有用第三含义，并把第一个含义译为“熟语学”，第二个含义译为“熟语”。单就第二个含义来讲，俄语的 фразеология 同汉语的“熟语”在使用上也有一定的差别。俄语的 фразеология，指的是语言中全部熟语单位的总和，是表示一个类的集合概念，即熟语系统，而这个类中的每一个个体，则叫做 фразеологизм（熟语单位）。汉语的“熟语”则兼有俄语这两个词的意义。有时“熟语”代表的是类概念，指的是熟语系统；有时代表的是个体概念，指的是熟语单位，即一条一条具体的熟语。

### 1.1 “熟语”这一概念的使用问题

#### 1.1.1 关于熟语，在汉语的研究中，原本没有一个明确、清

晰的概念，但有很多属于熟语这个范畴的，或者类似熟语的名称。例如：成语、古语、常言、谣谚、谚语、格言、惯用语、习语、习用语、俗语、俚语、歇后语、缩脚语、俗话、俏皮话等。这许许多多的名称，中国语言学界曾把它们概括成一个总的概念，称之为特殊词汇，也称做特种词汇，或称之为固定词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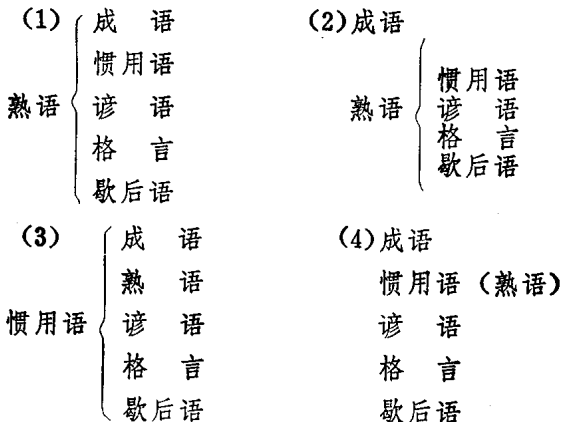
1.1.2 既然汉语中有这样多的名称，那么为什么还要译借“熟语”这个术语呢？这是因为：第一，汉语中的这许多名称，有些是不能作为术语来使用的。它们没有明确的内涵，不能表达一个事物的质的规定性。以“俗语”、“俗话”来说，命名的原意着眼于“俗”，但什么是“俗”，本身就是一个模糊概念，不易分得清楚，而且不同人有不同的看法，不能起到一个术语所起的作用。此外，象“俏皮话”、“俚语”、“古语”、“常言”等都属于这种情形。第二，这些名称所代表的概念的外延也不清楚，如上面说的“俚语”、“俗语”，因其着眼于“俚”和“俗”，所以在实际中，既用来指那些通俗的词，又用来指那些具有通俗性的固定词组，这就混淆了词与词的组合的界限。再拿“谣谚”来说，“谣”是民谣，“谚”是谚语，二者虽有相近的地方，但却是两种不同的言语现象。民谣是民间文学的研究对象，不是语言学科的研究对象；谚语既是民间文学的研究对象，又是语言学科的研究对象，后者更为重要。所以，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不能把“谣”和“谚”混同在一起。第三，任何一个学科都有自己的概念体系。概念体系的特点之一就是它的层次性，有上位概念和下位概念之分，学科的术语应该反映出概念的属种关系来。汉语研究中虽然有那么一大堆名称，也可以从这些名称中选择一些作为术语来用，但选择出来的术语，都只能用在同一个层次上，还缺乏一个表示属概念的术语。当然“特殊词汇”或“特种词汇”是可以承担起这个任务来的，但“词汇”是一个集合概念，不能用来表示个体，



使用起来很不方便。从上述分析来看，译借“熟语”这个术语还是很有必要的。另外，为了便于学术研究和国际间的学术交流，尽量使一些学科的术语与国际上使用的术语一致也是必要的。语言学中的许多学科，如语法学、语音学的术语也都是这样做的。

1.1.3 “熟语”被译借到汉语以后，很快被汉语研究工作者所接受并被频繁地使用着，但对这个术语的理解和应用上却出现了很大的分歧，这种分歧给熟语的研究造成了一定的混乱。因此，对“熟语”这一术语的理解和应用，很有澄清的必要。

总括起来看，对“熟语”的不同理解和应用，有以下四种情况：



第一种是把“熟语”作为一个属概念，而把“成语”、“惯用语”、“谚语”、“格言”、“歇后语”作为种概念来使用的。这样使用“熟语”的，有胡裕树主编的《现代汉语》(增订本)(上海教育出版社，1981年7月第3版)，新编《辞海》，黄伯荣、廖序东主编的《现代汉语》(甘肃人民出版社，1981年2月第2版)等。例如胡本《现代汉语》说：“熟语的范围相当广，包括惯用语、成语、歇后语、谚语、格言等”。(该书第293页)

第二种虽然也把“熟语”当做属概念来使用，但把成语排除

在外，同熟语并列。这样使用“熟语”这一概念的，有北京大学1955级语言班编写的《汉语成语小词典》（商务印书馆出版），甘肃师范大学中文系编写的《汉语成语词典》（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宁渠编写的《谚语·格言·歇后语》（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等。例如《汉语成语词典》的凡例中说：“本书共收成语约五千五百条，其中包括了少量的常用熟语。”显然把成语排除在熟语之外，并同熟语并列起来。宁渠同志说得更加明确：“我们认为，熟语和成语是两个并列的范畴。”（《谚语·格言·歇后语》第3页）

第三、第四种用法同前两种不同，不是把“熟语”当做属概念来使用的，而是当做种概念来使用的，即把“熟语”当做某一大类隶属之下的小类。代表第三种用法的是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的《语言学概论》（1957年8月版），该书把“惯用语”作为属概念，而把“熟语”作为种概念了：“就现代汉语的惯用语来说，可以分为熟语、成语、歇后语和谚语几小类。”代表第四种用法的是宋振华、王今铨二位同志编写的《语言学概论》（修订本·吉林人民出版社，1979年10月第1版），该书干脆认为：“惯用语又叫‘熟语’，是人民群众口头上惯用的一种固定词组。”（第62页）

这四种对“熟语”的用法，我认为第一种用法是正确的，应予肯定。其理由如下：

第一，“熟语”既然是从外语中译借过来的术语，那么就on应该看一看国外语言学中是怎样使用这一术语的。《Русский язык》是这样给фразеология（熟语）下定义的：“广义的熟语，包括全部具有稳定性（устойчивость）和再生性（воспроизводимость）特点的词的组合，狭义的熟语，只限于成语性熟语，这个熟语的功能相当语言中一个指称物名单位的词。”（该书第383页）显然，国内使用“熟语”的第一种用法是符合“广义的熟语”的，而第二、三、四种用法，既不符合广义熟语的定义，也不符合狭

义熟语的定义。

第二，把“熟语”作为属概念的术语来用，概念的层次性非常清楚，概念的体系完整而有规律，便于人们对这一语言现象的认识和研究。而第二、三、四种用法，则弄乱了概念体系的层次性，无助于“熟语学”的研究。如第二、四两种用法，势必必要在“熟语”“成语”之上再确立一个属概念，而不能简单地把二者并列起来了事。

第三，除了上述两点之外，把“熟语”作为属概念来使用，是有科学根据的。我们对任何事物和现象进行科学分类的依据是事物和现象的本质特征。本质特征相同的分为一类；本质特征相异的分为两类。本质特征同中有异的，则可根据其“同”划为一大类，然后再根据其“异”划分大类中的小类。熟语的情况正是这样：成语、惯用语、歇后语、谚语、格言，彼此在本质特征上有不同之处，因此可以各自成为一类，但它们之间还有相同的本质特征，所以可以划为一个大类。我们对这个大类就用译借过来的“熟语”来命名，不是很合适吗？

## 1.2 熟语的性质问题

1.2.0 弄清了熟语同成语、惯用语、歇后语、谚语、格言之间的属种关系之后，还要进一步弄清熟语的性质。熟语是什么性质的语言单位呢？熟语是“词的组合”的一种。我们这里使用了“词的组合”这一术语，而没有用“词组”。因为词组合起来以后形成的单位，有时是词组，有时是句子。如果要用“词组”这一术语，无论是自由词组，还是固定词组，都把句子排斥在外了。而熟语的结构则是既有词组，又有句子，因此我们用了“词的组合”这一术语，这样就把二者都包括在内了。熟语既然是词的组合的一种，那么要了解熟语的性质，就要对词的组合进行分析。

1.2.1 词的组合有两种：一种是词的自由组合，一种是词的

固定组合。例如：

(1) 冯有眉有把握地说。

(《建国以来短篇小说选》，下文称《建短》，第221页)

(2) 徐国梁胸有成竹地说。

(同上)

例(1)中的“有把握”是词的自由组合；例(2)中的“胸有成竹”是词的固定组合。虽然二者同是“词的组合”，意义也相近，但二者的性质是不同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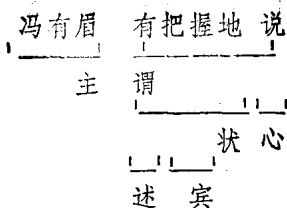
1.2.2 词的自由组合是一种临时性的组合，它是根据说话人的表达需要，临时把一些词搭配在一起的。进入句子时组合在一起，形成一定的语言单位，离开句子时，彼此就分散开了。因此，词的自由组合不是一个固定的永久性的单位。

在词的自由组合中，词与词的结合是自由的。所谓自由，是说词与词之间在运用时彼此没有依附关系，每个词始终保持自己运用上的独立性。如例(1)中的“有把握”，它由两个词组合而成：“有”和“把握”。它们所以组合在一起，是说话人有这样的表达需要和表达能力。并不是说“有”永远必须与“把握”配合。它们根据另外的表达需要，还可以各自同其它的词配合。如“有”，可以组合成“有信心”、“有志气”、“有主意”、“有根据”等等；“把握”也可以组合成“没把握”、“把握不大”等。

在词的自由组合中，词与词虽然处于一种制约关系中，但每个词都保持着自己的语义上和运用上的独立性，彼此之间除了发生正常的语法关系之外，没有其它关系，结合得比较松散。

词的自由组合，虽然可以作为句子的直接构成成分，但它不是句法分析的终极性单位。在对句子进行句法分析时，做了句子成分的词的自由组合，仍然还要进行句法分析，一直分析到词为止。如例(1)可以作如下分析：





这样分析使我们弄清了这个句子不同层次上词与词的句法关系，对理解句子的语义是有好处的。

1.2.3 词的固定组合同词的自由组合不同。它不是一种临时性的组合，而是语言系统中一种现成的单位。进入句子结构以前，它已经是组合好的单位了。说话人根据表达的需要，可以直接拿过来使用，用不着自己重新进行组合。

在词的固定组合中，词与词的结合是不自由的，彼此之间存在着很大的依附关系。对于词的自由组合，说话人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思随意地去更换其中的成分（只要语义配合得当并符合语法关系即可），而对于词的固定组合，说话人是不能随意更换其中的成分的，即使在词义配合与语法关系都允许的情况下也不行。如例（2）中的“胸有成竹”，我们不能说成“心有成竹”，也不能说成“胸有成树”。它的每一个成分都不能随意变动。说话人要么就整个地使用它，要么就根本不用它。

在词的固定组合中，词与词处于一种紧密的联系之中，每个词都失去了运用上的独立性。在语义上，有的词只有半独立性或相对的独立性，有的词则根本失去了独立性（参见§4）。词与词之间的关系，除了一般的语法关系之外，还存在着习惯上的约定俗成关系。有些词的固定组合，完全根据习惯组成，很难用一般的语法关系来分析。

词的固定组合，也可以做句子的直接构成成分，但它是句法分析的终极性单位，在句子结构中的功能相当于一个单词。它是